宋會要

帝系 帝治
詔群臣言事
優禮大臣
賜功臣字
守法
經筵
觀書
訪賢 罷貢
存先代後
錄諸國後
出宮人

全唐文

宋會要

詔羣臣言事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十八日詔曰古者振木鐸于路所以採四方之風謠設獸樽于庭所以來羣臣之諫諍既物情之無壅則朝政以允釐朕以眇躬獲承大寶懼不克荷罔敢遑寧乙夜觀言日旰忘食事無細大必務躬親言有抵牾皆從採納尚慮中外臣庶闕於咨詢朝廷政理有所堙鬱在朝及外任文武官不以名位高卑自今或聞民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並得上書直言無有所隱為臣之道自合愛君有位之人豈宜惜祿況朕渴聞讜議不汝瑕疵析檻靡修盡惟來

志賜帛而罷誠非優典凡爾多士體兹至懷九年六月十三日詔曰朕恤念蒸民勤勞庶政每令詢訪以導壅堙苟規益之有聞豈卑高之是間應天下幕職州縣官俱負吏才咸通時務其或知民俗利害政令否藏並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如所言有可收採必行旌賞如無所取亦不加罪　先是轉運司及知州通判皆得上書言事而州縣官則否帝慮下情壅蔽故降是詔後有草澤上書言時政引對詞甚狂勃帝不之罪慰諭以遣之因謂宰相曰往昔帝王多以尊極自居詞氣嚴厲左右無敢貢一言者朕雖布衣言事必溫顏以待之只如每與卿等款曲商榷時事蓋欲通上下之情無有所隱求

琪等頓首稱謝

八月十六日有布衣以皂囊封書獻者其詞狂妄帝覽而不之罪因謂宰相曰比降詔書許人言事近有上章者朕皆一一覽之但外人不知朝廷要務所言孟浪不切機會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勃亦不加罪宋琪等對曰陛下廣納言之路苟百中得一亦是國家之利

端拱元年三月七日詔內外文武百官近以擬議之間選用非當雖居侍從相尚因循殊無直氣英風但有虛詞矯飾言事者率多侵局拜章者止務身謀今後諫省官等各思砥礪共守箴規事有不便者即時上言民有未康者盡情條奏至于御史臺官實號紀綱之任亦當動舉憲章靜司彈奏勉哉臣

僚咸聽朕命　二年正月十一日詔曰頃者以燕薊之民國家舊俗北因晉室遂陷北戎耆老沒於遐荒子孫墜於塗炭間歲以來秉秋爲患凡中外臣僚文武百辟比肩食祿衣冠在庭必有智路宏深才識並茂可以生清秩稷克靜烽煙各宜悉陳所見密具封章所貴盡心無効鉗口　淳化五年八月十五日詔曰昔漢武之時上書闕下衒鬻者以百數故枚皐徒以作賦遂拜爲郎東方朔敢肆大言亦得待詔朕甚不取也蓋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難進易退者賢達之令猷適足長踩競之風何以取敦朴之士自今京朝幕職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如有時政闕失民間利害策及直言極

諫書即許投進其宏才奥學為人所稱者令於中書投獻丞相以聞別聽進旨　至道元年三月十四日詔曰在昔唐虞建官惟百今國家郡縣至廣吏員衆多自三公九卿以至九品一命逮千萬數皆懷材抱器明習利病恪居官次不求聞達非敢言之路曷導下民之情宜令諸路轉運司告諭部內幕職州縣官等應公私利害並許上言附傳置以聞委舍人院閱視其可否　三年五月四日詔曰朕聞古先哲王之御天下也懼德教之未修慮欽刑之或濫必資獻替用致和平朕承二聖之靈託兆民之上側身思道恭己嚮明念守位之至艱若涉川而未濟夙夜兢畏靡遑厥居且萬幾至繁四海至

庶政今豈能盡善風謡安得盡知凡所施張寧無闕失未聞讜議朕甚懼焉況今有位之賢咸藴佐時之略所宜朝夕納誨以弼予違蹇諤盡規以輔台德苟言之弗用則過在朕躬若求之不言則咎將誰執宜令御史臺告示內外文武羣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庶乎在下者不隱其情居上者獲孫于治罔或畏避以副虛懷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四日詔曰自昔哲王之有四海也樂聞己過忻納讜言用能致時雍熙驅民仁壽矧予寡昧始嗣基圖逾歲于茲上穹譴見斯蓋時事乖舛政刑鬱堙果惻天心遽垂星變夙夜循省祇懼益深敢忘責躬以答

譴戒詢于有位矧以虛懷當思極言無有所隱朕將親覽惟善是從　十月二十二日詔令後臣僚如有著述文字許詣閤門通進朕當親覽用擇材能如文理稍優仍令兩制官銓簡聞奏　二年閏三月七日詔曰朕處九五之尊託億兆之上撫臨四海俛及再朞軫宵旰之憂勞奉祖宗之憲度誠不感於穹旻惠未及於黎元歲罔豐登氣尚堙鬱將歷炎蒸之（原本缺）荐成愆亢之災緩獄恤刑雖哀矜之（原本缺）思咎彌深惕懼之懷比者累降詔書大開言路頗多叢脞不足頒行且念古先哲王纂承統緒求工瞽之諫納芻蕘之言克濟大猷以臻至治咨爾搢紳之士洎乎巖穴之倫必能辨朝政之是非察

下民之疾苦無懷畏避當悉數陳體予不諱之心副此
惟行之命自今並宜直言極諫密疏以聞或靡尚於偶
詞當直書其所見言善者必加甄賞理短者亦為優容
勿習餘風復談鄙事誕告中外知朕意焉　四月四日
帝謂宰相曰近覽言事封章日不下百數時亦有得御
等更詳之如文理可采者別取進旨因詔文武羣臣封
事令閤門晝時進內勿致稽留　三年十一月九日詔
應在京文武百官自今已後朕躬之行事過失朝廷之
布政苛煩時令之有所不和人情之未能上達並宜直
具條奏勿或緘藏至于在外文武臣僚皆受國家寄任
未預依次轉對者不對者各許上章奏事國疵時病吏

蠹民艱一一上言孜孜在念黎爾多士咸知朕意四
年五月二十九日帝謂王旦等曰朕以臣僚上殿者劄
子不列名姓拜章言事者請留中不下是皆攻人之短
發人陰私而不欲明行彈糾者若偏聽則事不可明若
不宣行又遺言者之意遂命杜鎬陳彭年檢討前代臣
僚上封言事故事而降詔曰朕司牧生民講求政與言
念代工之理實資著位之臣咸服蟬聯並勤夙夜固傾
輸於誠節悉砥礪於廉隅恪奉教條共康理道而有因
循未革習以為常馳競相沿免而無耻或依司之曠廢
或言事之詐欺宜須申儆之文用洽至公之化文武臣
僚等各膺寵遇宜在竭誠凡所上章故當無隱倘思盡

庶奉國復何恤於人言豈必留中匿名俾有傷於公禮
蓋有愛憎是狥善惡多誣但欲潛惑於聽聰不顯行
於按覆頗彰欺罔深黷政經今後所上章疏並須明具
姓名不得更乞留中如事干機密朕即臨時相度自餘
並付所司依理施行又每因公事上殿例有徼求徒增
躁競之風何助隆平之治今後或有時政得失人民疾
若刑獄冤濫軍馬未便事涉機密即許上殿尋常細務
並於閤門進狀上殿劄子即許徑述事由不必過為文
飾倘或能除民弊克利公家即當旌此忠誠別加甄賞
又或於外庭顯有聞見倘云據實何憚明言多因對敭
密形口奏別無文狀可以研窮朋比者為稱廉直者見

謗忠良受染訐黷為公既暗昧以難明必欺誣而潛肆
徒使有罪獲免非辜致疑今後或覩在京及外處官員
政治有闕公忠可舉意不掩善欲達朝廷及貪黷狗私
踰違昏昧志思疾惡心欲盡規並仰明獻封章當行覆
驗虛實之際賞罰攸存不得更因上殿口有陳奏中書
樞密院咸司政柄共乂邦家切在公朝宜崇治體用符
表率以正彝倫今後如聞內外文武臣寮使臣軍校或
公勤舉職清白檢身或不守廉隅肆為踰濫並令進擬
明述所因或請奬諭甄陞或請替移按驗庶叶至公之
道允成康濟之功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官參侍從職奉
箴規既言責以在茲且忠規而是竭但懷緘默尤屬素

尸自今覩朝廷過失刑政不當雖成命已行而羣情未協並仰各上封章直言利病至於考績當舉舊規即不得苟扇虛聲潛相朋附御史臺糾察四方肅正百辟臺閣之內無所不監王公以降皆得舉劾自今內外臣僚有灼然違犯刑獄冤濫並依舊典糾察彈奏倘能盡公忠不隱職業當加擢用以勸能官如是懷顧祿之心絕繩違之志既章選愞必正簡書或有應糾而不糾不應糾而糾令尚書都省彈舉以聞王者稽古蓋思於俾乂先甲出令用示於必行當九有之承平乃百度之求理旌別淑慝人也其時申明紀綱行之在我咨爾縉紳之列暨于鈞軸之臣各啟乃心奉若成憲所宜遵稟無冒

憲章中外臣僚體予深意　時太常丞李邈上言准詔
上章疏不得更乞留中切見唐憲宗朝李絳面陳頗
獎勸忠藎開納規諫憲宗曰卿所陳至原本缺有裨於我今
諫官韋處厚路隨甚有疏諫言極忠盡恐卿不知以此
足見諫臣之言不泄於原本缺況羣臣多士願獻至忠或有
機微之事理須密切又陛下亦欲知天下民務觀百辟
才能此詔若行恐未允當願令追寢以開言路帝曰邈
殊不知朕意前詔但為禁詆訐誣罔之輩爾倘軍國機
宜大事不可付外者即不在此限乃以手詔諭之又龍
圖閣待制戚綸面陳詔旨不便因出示宰臣帝曰綸意
以謂陳述之人難得面奏然自頒詔以來升殿奏事之

人未嘗有阻朕於諸臣貴在公共不頗潛行交構陰有中傷朕思天下至廣自惟寡昧常慮闕政豈止虛懷求諫常亦惕然而懼前代帝主好窮兵黷武懈於機務或聲色事奢靡此其大過朕固不爲人臣論事若衆人所不敢言獨能言之乃可嘉尚綸性純謹有學問但未諭詔意爾　七月九日帝謂宰臣曰比降敕不許臣僚以無名劄子奏事近日以來奏事者殊少卿等宜因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之事以聞　六年十二月九日詔曰朕受命上穹爲民司牧罔敢逸豫冀臻治平而大信未孚至化猶鬱下情罕達闕政靡聞深佇讜言用寬吳廟在芻蕘而弗棄庶藥石之見投間者實有詢求徧于中外

或遺納中之說必期擇善而行雖每覽封章慰予所望而極陳得失未見其人宜令內外文武羣臣述官政之否臧指生民之利病悉盡所見無爲後言書曰詢謀僉同禮云有犯無隱倘箴規之可採顧賞勸而必行期爾衆多無吝傾竭仍令御史臺諸路轉運司布告天下知朕意焉　景德元年正月六日帝謂宰臣等曰近日羣臣罕嘗言事若有所畏避況今公朝何至如此因言唐朝朋黨尤盛漸不可制以至王室卑弱又言其姦邪難辯李沆曰佞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真姦邪是也帝曰姦邪之類雖一時難辯亦久當自露　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詔應在朝文武百官等

俟得替先具民間利害條列實封於閤門通進後方許
朝見博詢中外庶廣聰明凡爾臣僚咸悉朕意　大中
祥符八年四月二十四日詔曰朕承大寶祇懼小心膺
眷祐之無疆荷靈禧之協應少虧周慎成有震驚雖曰
因人敢忘克己今月二十二日榮王元儼宮不謹遺燼
逮致延燒昏夕之間撲滅靡及遲明之際士伍併臻尚
賴羣心率同晝瘁殿庭逵屬不免致焚宮禁回環率皆
安堵眷茲藩邸自失於防微叩謝宗祊爾深於省咎亦
虞庶務未洽大和或政令匪中或物情有壅期聞讜論
以輔眇躬應文武官並許直言當從親覽渴聞規益勿
吝傾輸　仁宗天聖十年八月二十一日詔曰朕以眇

躬纂膺鴻緒席祖宗之累善邁方夏之大寧內奉慈顏
宣揚庶務外詢髦士楷訪遠猷纖介之善必旌毫分之
罰惟慎既絶畋游之好亦無臺榭之營十載於茲群倫
所恙不虞昕夕遽有震驚今月二十三日夜宮掖之間
忽興遺燼蓋掖庭之內火禁非嚴而永巷之中警巡無
及殿堂密接遂致延燒鍾漏未晨難於救撲向賴蒼旻
垂祐臣庶協忠迨及遲明已息炎燎端門正寢禁帑群
司幸免俱焚實繫衆力至于武衛各竭純誠肅奉宸居
即時安堵緬思降儆遂念前規凡遇災祥必伸戒懼或
者朝章時政猶爽至和物態民心非無壅閼敢忘罪己
庶叶飭躬惟爾具僚達于群品有懷碩慮罔吝昌言當

隱憂啓聖之晨佇畢力首公之効同歸于道茲有望焉
宜令中書門下宣諭中外　明道二年四月一日詔曰
朕歷踐藩儲暨于纂紹荷祖宗之積善致寰海之隆平
大行皇太后撫育眇躬恩仁至厚自膺付託佑助政機
宵旰十年憂勞萬務動克遵於禮法言必合於典常蒞
事擇於大中奉身極於清儉乃至保大安人之術求賢
御衆之方詳刑慎罰之規恤隱防微之要實賴慈誨臻
于善經方祈壽康以祚邦國而昊穹降沴風不纒哀奠
報劬勞但增追慕眷言涼薄荐遘孤煢念王業之惟難
非獨見之攸濟而令而後所掌中外文武群材衆臣副
予肯構之心贊我保邦之業無有遠邇悉輸悉勤徇公

滅私興利除害政率先於久大舉無壞於經常威愛而治兵民剛柔以濟能否罔違衆而從欲各竭誠而佐時庶盡所長輔予不逮用協先訓以光令猷宜令中書門下遍行宣諭　景祐五年正月十日詔曰朕紹膺景命撫育中區對天地之宏休奉祖宗之成憲常懷惕厲靡敢怠荒一志于兹十有六載兵戈偃戢方隅底寧百稼屢登億姓咸義雖未臻至化抑可謂小康而去歲以來衆異間作星文流變譴見於穹旻坤載震摇沴生於邉鄙定襄之郡為害特深室廬墊陷以寔蓄聚泯墜殞而斯衆飛奏繼至予心惻然而又春候方初蟄戶俄振退而修省罔究端倪盖朕體道迪勤燭理猶昧以凉德而

處尊以眇質而保鴻名致此機祥敢忘戒懼爰申誥
式佇讜言其或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於
理刑獄靡協于中在位有壅蔽之人敎官有貪墨之吏
仰諫官御史搢紳百僚密疏以言悉心無隱限半日內
實封進納朕當親覽靡及有司擇善而行固非虛飾咨
爾多士宜體朕懷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五日詔曰朕
寅威端命撫有多方紹服前人之明勤經庶政之治居
常勵翼罔敢怠荒每惟眚異之來深原譴告之自處修
應實所冀格和而乃咎證薦臻災風示變若豐其蔀方
晝而冥震懼載懷惄焉如疚盖朕責躬匪至求迭尚違
德刑弗協于中信化未孚于下緣茲爽戾再集機祥重

念景公退熒舍之災成王起郊禾之偃曾不旋日念應自天寧予渺沖靡克通感矧前詔中外率貢讜謀亦既累旬未聞獻可宜申誕告式并條陳有能補朕闕遺究民利病圖禦邊之方畧述在位之阿私悉心以談遲當親覽庶擇善言之益助迎休氣之祥咨爾群倫咸知朕旨　朕歷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赴臺拱辰因入見諭曰言事官第自辰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已而輒請解去以取直名自令有當言者宜力陳無避拱辰頓首謝　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詔曰朕臨御以來于今二紀威夜祗懼不敢康寧庶洽治平以至嘉靖自去歲冬不時雪已愆今春大旱赤地千里百姓

失業無所告勞朕思災變之來不由他致蓋朕不敏於
德不明於政號令弗信聽納失中俾茲眚祥下逮黎庶
天威震動以戒朕躬大懼不能承宗廟之靈負社稷之
重苦心焦思惶悸失圖是用屏已以謝愆歸躬而上叩
不御正殿不舉常珍外求直言以答天譴冀高穹之降
鑒閔下民之無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庶用
感格以底休成自今月十九日後只坐崇政殿仍減常
膳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言當世切務三事大夫
其協心交儆輔予不逮　八年三月十六日幸龍圖天
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三朝瑞物乃出手詔
賜輔臣曰朕承祖宗大業賴文武盡臣夙夜兢兢期底

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驛騷輒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久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制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靡臻不能勸勵于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訣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備豫不虞理當先務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悉為朕條畫之　二十五日賜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等詔曰欲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及法令非便民者悉以條陳至於朝廷幾事或自有所見亦附于篇當不付外擇在予衷毋慮後

患

時旨給筆札令即座以對而宰臣陳執中固辭帝復敦諭至于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

二十六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至臺諫官等又出手詔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邊防備預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讒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杜微漸之策悉對于篇無有所隱如所懷未盡聽别疏以聞

皇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詔曰適歲于茲上天譴見良由時事乖舛政化鬱堙果惻天心遽出星變仍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减省中外臣僚言當世切務

四年正月十九日詔昨爲唐介顯涉結附合行降黜之典亦慮言路或梗尋與叙遷尚恐言

事之臣有所顧慮令御史臺諫院務盡鯁直以箴闕失
仍令通進司或有章奏晝時進入必當親覽或只留中
十月十八日帝謂輔臣曰比日上封言政事得失者
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閤門通進銀臺司登聞
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輒有
阻留　五年五月十六日詔曰朕循三聖之法監百王
之憲永惟唐虞之世以及文武之時上有求教之勤下
有告猷之助憂勞旰昃罔敢自安日與輔臣裁決萬務
雖極辯之不倦當退公而盍彊宜即燕閒同講治道自
今中書樞密院輔臣如有軍國大政邊防重事候前殿
退別請對於後殿仍前一日先具所陳事以聞　十

九日詔春夏以來蝗旱於災民間利害有未達者其令諸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徧諭新民官採訪以聞　至和三年六月二十九日詔曰朕猥以眇身奉承聖業常懼政化之爽以羞祖宗之靈日昊劬勞躬自懋勉約已以濟物推誠而任人肅將一心殆且三紀庶蒙休應以登至平近乃淫雨降災大水為沴敗公私之廬舍冒西南之城麻秋稼有淪傷之嗟貧人罹溺喪之苦彌月于此積晦未開雨河之間決溢為患夙夜惟念悼痛于懷此皆朕德不明天意所譴致茲災潦害及下民是亦邦治未孚王職多闕賞罰有所不當詔令得非未便獄訟頗狂賦役煩急既民寃失職者衆則天災緣政而生思聞讜

言以推咎罰道有消復志在更張應中外臣僚並許上
封言時政闕失凡當世之利害及制治之否臧悉心以
陳無有所諱庶幾弭塞變異召致和平咨爾股肱之臣
其交相戒敕虛心以調元化合志而營庶政輔予不逮
冀其有慶英宗治平二年八月八日詔曰蓋聞古之聖
賢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民阜蕃以底
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
惟懼弗能以承先帝鴻業而比年以來水潦為沴迺八月
庚寅大雨京師廬室墊傷被溺者衆大田之稼害于有
秋竊迹災變之來曾不虛發豈朕之不敏於德而不明
政歟將天下刑獄滯冤賦繇煩苦民有愁嘆亡聊之聲

以奸其順氣歟不然則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飭躬燋思欲銷伏大異而未聞在位者之忠言進祈自新厥路何繇焉應中外臣寮亟許上實封言時政闕失及當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陳毋有所諱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協德交修以輔朕之不逮以上國朝會要四年

神宗已即位未改元閏三月二十二日詔曰朕以菲德承至尊託于公卿兆民之上惟治忽在朕躬夙夜兢兢上思有以奉天命下念所以修政事之統愧不敏明未燭厥理夫闢言路通上下之志欲治之主所同趣也其布告內外文武羣臣若朕知見思慮之所未及至於朝之闕政國之要務邊防戎事之得失郡縣民情之利

害各令直言抗疏以聞無有所隱言若適用亦以得人觀其器能當從甄擢惟爾文武其各體朕茲令之非徒下也

六月二十五日詔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每勤勞勉屢下寬恤之令數賜蠲復之恩然而歷年于茲未極富庶聞因水旱頻致流庸深惟其故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煩使吾民無敢力田積穀求致厚產以避其擾至有遺親背義自謀安全者多矣不幸逢其暴政骨肉或不相保愁怨亡聊之聲豈不動人理動天地歟害農若此為弊最深上下偷安苟務因循重於改作故農者益以匱乏末遊者安其富逸焉生生之路至謬戾也朕甚悼焉永惟出令之慎故訪中外羣議宜

有嘉謀宏策貢于予聞朕將親覽擇善而從順天興益
誠安敢怠命非徒下欽哉無忽其令中外臣庶限詔下
一月並許條陳差役利害實封以聞無有所隱 神宗
熙寧元年正月十四日中書樞密院先奉手詔以經冬
無雪令各述朕躬過失及時政未符天意者是日曾公
亮等同對引咎拜謝上曰日與卿等相見議政之外未
聞忠規朕非欲文飾誠冀卿等極言闕失以荅天變也
公亮等惶恐頓首而退 二年四月二日詔曰朕惟理
財之臣失於因循其法遂至於大壞而天下之貨留積
而不通故特名輔臣俾之置司以講求其利病將林其
宿弊而更張之上以裨於國下以足於民而或者不察

以為專務苛碎刻剝以趨公家之急茲豈朕之意哉然而商天下之利者必資天下之衆智而集成之則理盡而不悖事行而不跲於是利源通而富庶之俗成朕今內外臣僚有能知財用利害者詳具事狀聞奏其諸色人亦具事理經制置三司條列司陳狀在外者即隨所屬州軍投狀逐處繳申制置三司條列司夫有言不酬不足以申勸事如可行何吝於賞如諸色人所言財利有可採錄施用者當量其事之大小而甄賞之 二十日詔曰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嘆若以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見成俗以為當然

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度墮弛風俗偷墮
薄惡災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惕以刱制改法
振弊除患之時宜令侍從　臣　視朕過失與朝廷政
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封章極言無隱讜言善而不用
朕有厥咎道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察在位
所以事君之實而明黜陟焉咨爾有官勿違朕旨　七
年三月六日詔曰朕涉道日淺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
失陰陽之和自冬迄春旱暵為虐四海之內被災者廣
間詔有司損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責消變歷日滋久未
蒙休應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興震悸靡寧永惟
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聽納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

情歟賦歛失其節歟忠謀讜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以成其私者衆歟何嘉氣之久不効也應中外文武臣僚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三事大夫其務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八年十月十二日詔曰朕以寡薄猥承先帝末命獲奉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仰當天心比年以來灾異數見山崩地震旱暵相仍今彗出東萬變尤大者内惟淺昧敢不懼焉已避正殿减常膳慮未足以祇天戒應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原本缺虛心以致庶以消天文之變焉先是手詔中書門下卿等率在庭之臣直言朕躬過失改修政之未協於民者以聞宰臣遂頒

元豐三年七月

二十五日詔中書曰朕以寡昧獲奉宗廟夙夜祗畏不遑康寧冀或仰當天心感格和氣以數錫於庶民而大史占言謫見乾象乃孟秋癸未彗出西方譴告之未厥有攸召夫豈朕德弗類刑政或謬於　歟吏之不良而民或失職歟永惟厥咎朕甚懼焉自今月戊子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庶古先格王正厥事之意焉原本缺八年哲宗已即位未改元五月五日詔曰蓋聞為治之要納諫為先朕思聞讜言虛己以聽凡內外之臣有能以正論啟沃者原本缺受于而已固且不受高爵重祿以獎其忠設其言不當于理不切于事雖拂心逆耳亦將欣然容之無所拒也若

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肩摇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徼倖希進下則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而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顧以即政之初恐群臣未能徧曉凡列位之士宜識此心務自竭盡朝政闕失當悉獻所聞以輔不逮宜令御史臺出榜朝堂　六月二十五日詔曰朕紹承燕謀獲奉宗廟初攬庶政嚮于大道夙夜祇畏不敢皇寧懼無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輯天下之民仰惟古之王者即政之始必明目達聰以防壅蔽敷求讜言以輔不逮然後物情徧以上聞利澤得以下究詩不云乎訪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

臣所以進戒上下交儆以逆文武之功朕甚慕焉應中外臣僚及民庶並許實封直言朝政闕失民間疾苦在京於登聞原本缺院投進在外於所屬州軍驛置以聞朕將親覽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

以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司馬光言臣先於三月三十日上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臣非奉聖旨入見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愚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竭以聞切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為人臣惟不上言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群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

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肩摇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愁苦可憫則可以謂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伏望於諸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使天下之人各盡所懷不憂黙罰故有是詔　元祐六年四月五日左諫議大夫鄭雍言冬春之交陰陽繆盭頒詔近臣條具利病明言失得考之經傳參之今古蓋廣聰明求治之意詔御史臺行下　紹聖四年九月二日詔曰朕以菲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栗不遑康寧惟恐不足以仰當天心以羞先帝聖德乃仲秋之夕彗出

西方推原典經茲謂大異永惟其咎未燭厥理豈非庶政之失以悖三光之明譴告之來朕實祇懼書不云乎惟先格王正厥事已避正殿損常膳罷秋宴公卿其各悉心修政輔朕不德應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廷闕失朕將親覽虛心以改庶幾以銷天文之變焉　元符三年徽宗已即位未改元三月二十四日詔曰朕以眇身始承天序任大責重罔知攸濟永惟四海之遠萬機之煩豈予一人所能徧察必賴百辟卿士下及庶民敷奏以言輔予不逮矧太史前告天將動威日有食之期在正月變異甚鉅殆不虛生夙夜以思未燭厥理將以彌綸初政消弭大菑自非藥石之規孰聞朕聽況今閼

行之內人有所懷蘊蓄之中言亦可採凡朕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媺惡朝廷之德澤有不下究閭閻之疾苦有不上聞咸聽直言毋有忌諱朕方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其於鯁論嘉謀唯恐不及其言可用朕則有賞言而失中朕不加罪朕言惟信非事空文尚悉乃心毋悼後害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京於合屬處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先是中書舍人曾肇言臣伏讀詩書見周成王即政之初咨嗟求助至于再三群臣進戒亦皆至誠懇惻無所諱避然考其時猶在除喪朝廟之後及康王嗣位自乙丑至癸酉纔九日而君臣更相訓告如恐不

及豈非天位至重守之至難祇畏恐懼尤在其始令陛
下踐祚之初臣願修轉對之制下不諱之令明詔百官
下及庶民使得極言時政無有所隱庶以鼓動天下敢
言之氣紓發鬱湮壅塞之情當今先務無易此者惟聖
明亟行之迺下此詔既而以奉議郎鄭敦義為承議郎
左班殿直高士育為承務郎韶州仁化縣令鹿敏求為
承事郎賜大學上舍生何大正同進士出身及開封府
進士呂彥祖並為初等官大正直州司法參軍彥祖淄
州司戶參軍鄭敦義高士育鹿敏求仍令閤門引見上
殿後人賜太學生江緯進士及第仍名對為處州縉雲
縣令皆以應詔上書推賞也　五月十一日臣僚上言

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使臣直言毋有所隱諱況詔
書已有其言可用朕則有賞之文則宜實其言以信天
下臣伏聞治平四年神宗皇帝踐祚之初即求直言尋
又下詔上書言事人所陳政事時務材識出衆者命官
特加甄擢其次賜詔書奬諭布衣則令有司召問條
對有理量材錄用即當時諮謀勸誘如此其詳矣至有
朝上書暮召對者是以四方萬里人人奮勵爭竭腹心
唯恐在後伏願陛下明諭輔臣討尋治平四年之令舉
而行之臣又伏思上書之人所言不一其泛論大體指
陳邪正如此類者自可留之禁中以備觀覽至於陳述
利害事干有司者即乞降付政府委官看詳有可施行

旋具聞奏如此則聖詔之出不為空文施之國家固非小補詔差豐稷張舜民看詳後右司諫孫諤言差官看詳士民所上封事臣切以為未便若謂章疏繁多聰明不及周覽乃使臣下泛觀而歷採之臣恐上封言事之人縱踵趍走於看詳之門私謁者源源不已也願收還具書於燕閒之餘時取而觀之間有可採褒以爵賞則命令尊而天下勸矣詔前差豐稷張舜民看詳指揮勿行

徽宗崇寧五年正月十二日詔朕以寡昧奉承大烈夙夜祗惕靡敢康寧異以仰當天心感格和氣方孟春之夕星文變見推原載籍茲謂大異豈朕德弗類政刑罔中皇天動威以示譴告永惟厥咎朕甚懼焉已避

正殿損常膳中外臣僚等並許直言朝政闕失朕將親覽虛心以改庶幾古先哲王克正厥事以銷乾象之變　十五日詔比詔求直言尚慮臣僚畏避不敢指陳闕失可詔侍從官各具所見實封聞奏朕將親覽焉　二月一日詔四方之遠視聽豈能周徧慮有民瘼壅於上聞可詔逐路監司察民間疾苦具實以聞　大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詔曰朕以寡昧獲奉宗廟顧德弗類不足以仰當天令彗出東方茲為大異永思厥咎朕甚懼焉自五月十八日避正殿損常膳許在京任職侍從官直言朝政闕失朕虛心以改庶以迎休嘉之應焉　政和元年二月八日詔諸路臣僚陳述民間利害已付三

司看詳可令左右司置籍每半年攷校內有補治功實利及民者具名取旨隨材陞擢　四月四日臣僚言乞內外大小之臣應有富國裕民之術皆許條畫以聞詔富民之要無如節用若講究利源徒見紛紛臣僚之議可勿行　二年二月二十九日詔曰朕惟神宗皇帝上稽成周下監百代立常平免役之法以成仁民愛物之政其斂散有經其操縱有權憲禁詳密無敢侵紊不十數年家給人足國豐用裕儲峙衍溢粟腐而貫朽雖中更隳弛貴出無藝而積歲用之靡有殫竭何其盛哉朕夙寤晨興思庶幾焉永惟紹聖之纂承以迄于今緝之熙之罔或遑寧今縣官之費不給而民財亦屈算計見

効若彼其遠其故何哉豈吏奉吾詔不勤而惻怛之意不加歟抑狃於餘習而詭法以成其私者衆歟將時異事殊而奉行者未得其職歟此朕之所憫也宜令諸路提舉司推原熙豐立法之意參究方今利害之實何修何飭而可以追復前日之盛條具以聞朕將擇其中而施行之　宣和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語河北燕山邊事理宜詢訪利害選用人材許文武臣僚等經尚書省投狀自効并獻緊切利害開封府牓諭　二十二日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之上二紀于茲雖兢業存于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陷

於貲籍政事興廢拘於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後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郡衣粮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適見而朕不悟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詔大革弊端仍命輔臣蠲除宿害凡兹引咎興自朕躬庶以少謝天人譴怒之心保全祖宗艱難之業慨念前此數有詔旨如下令以求直言修政以應天變行之未久奪于權臣乃復歸咎建議臣僚使號令不信士氣沮傷今日所行質諸天地後復更易何以有邪況當今急務在通下情不諱切直之言兼收智勇之士思得奇策庶能解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

累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未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邑守令各率師募衆勤王捍邊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異常不限常制草澤之中懷抱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使其尤異者以將相待之中外臣僚士庶並許實封直言極諫詣登聞檢院通進司投進朕當親覽雖有失當亦不加罪　欽宗靖康元年正月一日詔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朕獲保大器思聞盡言應朝廷之闕失政令之僻違保邦御俗之方安民禦戎之策詢于有衆咸極敷陳雖有過差必無罪譴自今中外臣庶並許實封直言得失以聞　三月一日

詔侍從之臣雖非本職特許言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詔應監司州縣違法賦斂涉於掊克或科配大買物色實有損害及應干民間疾苦事件並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經所屬官司陳述繳奏或詣闕投進當議者悉較正施行雖語言詆訐亦不加罪　十二月三十日詔曰朕以眇躬獲嗣大統以一心之思慮而圖四海之安危以一己之見聞而萬機之情偽非盡臣工之謀議曷臻方夏之教寧肆敷朕心歷告列位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將施設咸得指陳或抗章而盡辭或造膝而

入告務從簡直以便聽覽咨爾有位體至意焉　二年四月十三日詔諸路監司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賞太薄者厚加其賞罰太輕者嚴正其罰罪狀未聞者付之有司推明使守土之臣有以懲勸　三年二月十九日詔

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陳往往無路達于朝廷令左右司輪官設次延接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二十七日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明昨以宰臣非求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懷忠者不能自明論事者不得盡達以致邊備廢而莫講鄰敵至而不知事出倉皇匹馬南渡臣庶陷没士卒逃遁府藏殫

殘井邑隳廢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躬洗心
改事極貴畏以答天譴肆沛宥以慰人心放斥宮殯貶
損服御罷出宰輔收名儁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肆加
播告用見忱誠自今政事關遺民俗利病或有關於國
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奏朕當躬覽
採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奬言之或失朕不汝尤咨
爾萬邦欽予至意　六月二日詔宰執可來日召郎官
以上赴都堂宣諭朕旨各言朕之過失政事失當百姓
疾苦庶可以收人心召和氣消天變各令實封以聞上
謂輔臣曰太史奏久陰霖雨不止占為陰盛下有陰謀
霖雨者原本缺所致旱晚差寒天道不順寒陰反節朕

觀晉書天文志備言其證恐政失其當以名天變呂頤
浩奏曰陛下憂勤庶政臣等輔政無狀宰相之職燮理
陰陽在漢故事遇災異則策免三公今日臣實任其咎
上曰此朕不德所致豈可咎卿故降是詔　閏八月一
日内降詔曰朕嗣位累年寅奉基緒愛育生靈凡可以
和戎息兵者畢辭降禮無所不至而敵人猖獗迫逐陵
犯未有休息之期朕甚悼之比命杜充提兵防淮然大
江之北左右應援我之所守者一由荆襄至通泰適之
可來者五六兵家勝負難可豫言議者衆多未易徧察
軫念旬月莫適決擇朕定居建康不復移蹕與夫右趨
岳鄂左駐吴越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

孰害以至彼我之所長步騎之所宜何險可守何地可戰某路之錢帛可致某郡之穀可漕其各悉心以致思明以告朕昔漢高謀臣良將多矣都雒之計已定及聞婁敬一言而入關之意立決況吾士大夫之確論朕豈不能虛懷而樂從之哉三省可召應行在職事官兵條具以聞是日輔臣呂頤浩召百官就都堂應詔條具駐蹕事共二十五封至晚進入翌日上宣諭曰昨晚臣僚條具事猶未曾觀國家大事召百官議蓋亦古制如陸贄奏議是也頤浩曰祖宗時遇大事亦召公卿集議王綯曰書所謂大疑謀及卿士上曰但恐封事中趣向必不一 原本缺 公生明偏生闇人能至公議論自有見處昔

真宗澶淵之役陳堯佐蜀人則欲幸蜀王欽若南人則欲幸金陵唯冠準決策親征　臣若不以家謀專以國計則無不安利矣　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詔侍從官條具金人若退當如何措置金人不退當如何措畫及將來何處駐蹕以聞　紹興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內降手詔曰朕以國難日深政治未洽冦虜充斥汙瀦於齊魯宋衛之郊而盜賊跳梁株連於江鄂洪撫之地閩中屢擾淮上多虞是用大惕于朕心懼隳祖宗之業而正士大夫可為之時也三省可令侍從臺諫各為悉意條具當今切務所宜施行何道而可以保民何術而可以弭盜何策而可以過虜冦何術而可以產國財各具以聞朕

當虛己而力行之　九月二十八日詔朕以眇末獲承至尊伍年于茲天未悔禍日於艱危之際稱秩元祀盡以溫清急難之念請命于皇天后土及我祖宗夙夜祗栗以俟降監載念國家百七十年涵養豈無忠義感發懷憤善謀之士如漢侯生者慰朕焦勞苟鸞馭之可還詎彝章之足報應四方有為謀策能還兩宮者實封以聞可行有効當以王爵賞之播告天下明知朕意　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手詔曰朕以紀綱壞亂之餘悼師旅凋殘之極國用虛而費廣兵力弱而民疲苟可救時安避改作應內外侍從省臺寺監職事官監司守令寄居曾任郡守郎官以下限半月各述所職及已見的確利

害凡可以省費裕國强兵息民者條具以聞中外之臣所同濟難各陳忠義之策共成長久之利咨爾有衆咸體朕懷　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詔比者雨暘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震蘇湖朕甚懼焉蓋天下之降災應必隨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協序陰陽故咨爾在位小大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　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曰朕獲承祖宗休烈夙夜兢業寅畏天命弗敢康寧屬者强敵侵陵畏師旅未解元元驗動咎在朕躬太史有言天著大異乃來歲正月朔日有食之永思厥咎朕甚懼焉顧德弗類蓄害薦至繆盭之氣上累三光側身自儆未燭厥中

公卿大夫師尹百職各悉乃心交修不逮其爲朕講求闕政察理寃獄收輯流亡詢問病苦舉遺逸徠直言凡可消變弭菑者毋匿厥指共圖應天之實以稱朕意

六年六月十三日手詔朕以菲德奉承大統遭時艱危虜僞相挺師旅方興賦役重困瘖瘵恫矜未知攸濟迺六月乙巳地震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讟滋彰乖氣致沴坤厚之載搖動靡寧變不虛生緣類而應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心以言毋謂朕諱毋悼後害

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詔朕獲奉祖宗基緒若涉淵氷罔知攸濟夙夜祇畏恐弗克勝乃夏秋之交陽亢爲沴黎民愁嘆朕甚

懼焉顧德寡昧上累陰陽之和徹膳省躬未燭厥理公卿大夫師尹御事下及庶民咸聽直言無有隱諱凡朕之過失與思慮之所不逮闕政寃獄人之疾苦吏之無良朕樂聞之將以消弭天災導迎善氣副畏天之誠焉應中外臣僚以至民庶各許實封言事在內於合屬去處投進任外許於所在州軍附遞以聞布告遐邇咸知朕意　九年四月四日詔曰昨以巡幸在遠號令不通緬懷凋瘵之民如在方域之外晝方食而屢歎夜不寐以隱憂今者境土初還版圖來上欲革煩苛之令撫以寬大之條稽九功以厚生約三章而解撓與之更始庶幾小康惟利之所當興順人心而施設害之所宜去求

民瘼以蠲除乃臨政願治之所先豈明目達聰之可後咨爾在位暨于庶民各陳切已之言用廣兼聽之益虛心以佇擇善而從因革弛張用咸稽於衆志休息滋養將共樂於丕平宜悉乃心靡有所隱應河南新復諸路州軍民間利病許監司守臣條陳餘官及士庶上書經所在州軍繳奏先是上宣諭輔臣曰河南新復諸路州軍民間利病所欲急聞故降是詔　十年閏六月十五日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狂虜犯境王師抗衡惟吏民協濟軍事保捍城壘驅遏寇騎眷乃忠勤宜加撫惠應本府縣有民間利害守臣條具以聞詔書到日明告吏民各令知悉　十五年四月八日詔曰太史奏彗出東

方朕甚懼焉已避殿減膳側躬省徭尚慮征科苛擾繫獄淹延致傷和氣上干垂象可令逐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事目措置聞奏務要必行以施實德　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上謂輔臣曰向來指揮監司守臣到任半年令條具民間利病上之已委官看詳今數年未嘗進呈是取宰相意旨民事不欲令朕見也於事詔除民事外若更有已見利害並許敷奏　二十六年五月七日右朝請大夫李邦獻言切見百官及遠方登對臣僚上殿奏陳稍久或聖語有所詢訪而近年用事之臣狠忌陰即中傷致臣下所陳皆不切之務望申飭凡登對臣僚盡言無隱不許依前以閑慢事陳奏從之　七月九

日詔曰太史奏彗出東方朕甚懼焉已避殿減膳側身
省愆尚慮朝政有闕失民間有疾苦刑獄有寃濫官吏
有貪殘致傷和氣上干垂象可許令士庶實封陳言詣
登聞檢院投進仍令諸路監司郡守條具便民寛恤合
行事件聞奏是以上謂輔臣曰夜来太史奏彗出井宿
間朕當避殿損膳以荅天戒深慮朝政尚多闕失或民
情疾苦無由上達可述此意降詔許士庶實封陳言務
應天之實故降是詔　十二月二十三日上謂輔臣曰
昨者下詔求言四方之士陳獻甚多朕一一披覽所言
利害極有可取宜擇其議論尤切當者量與推恩庶幾
有以激勸沈該等奏曰比仰見陛下樂聞盡言天下幸

甚當令看詳官審擇具名進呈翌日降旨行下　三十年四月十五日詔比來久雨有傷蠶麥及盜賊間發雖已措置未至詳盡可令侍從臺諫條具消弭灾異之術防守盜賊之策各具已見以實聞奏　三十二年四月三日詔防秋不遠事貴預備足兵足食宜有長策可令臺諫侍從各以所見條具以聞以上中興會要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已即位未改元六月十九日詔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身託于王公士民之上兢兢焉懼德菲薄不敏不明未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上付託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延敢諫立木以來謗言故下情不壅于上聞而治功所由興起也朕

甚慕之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蒭蕘之言豈無一得
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
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
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于理罪不汝加
悉意陳之以啟告朕毋隱毋諱毋悼後害自今時政闕
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行在詣登聞檢鼓院投進
在外於所在州軍實封附遞以聞　十二月六日有旨
令日早朝退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仍聽
詔旨詔曰朕惟天下有弊事無弊法祖宗立法夫豈不
良今日之弊在乎因仍習俗固而不化遂與法意背馳
若解而更張宮商斯在經不云乎變而通之以盡利推

而行之存乎人朕覽張壽所奏犂然有契于衷已令侍
從臺諫集于都堂令賜卿筆劄宜取當今要事悉意以
聞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
得隱諱朕將有考焉既而翰林學士承旨洪遵吏部侍
郎淩景夏戶部侍郎兼權知臨安府趙子潚禮部侍郎
黃中兵部侍郎周葵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若
中書舍人陳俊卿中書舍人張震戶部侍郎向伯奮刑
部侍郎路彬工部侍郎張闡工部侍郎王普起居郎周
必大起居舍人陳之淵御史中丞辛次膺右諫議大夫
劉度殿中侍御史胡沂右正言周操監察御史陳良翰
萬瞧劉子遵等令月六日奉聖旨赴都堂恭聽詔旨條

具方今時務切見仁宗皇帝時開天章閣御資政殿又御迎陽門名近臣賜問目上當世之務富弼范仲淹張方平皆條退而條具今乞用前件故事於三日內條奏庶幾不致疎略仰稱清問下逮之意詔從之　隆興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詔霖雨爲沴雖側身修行尚恐誠意未孚可令諸路監司守令應遇災傷去處常切賑卹困窮糾察刑禁仍各條具聞奏　七月十六日詔以秋陽亢旱飛蝗在野星變數見朕心懼焉意者政令多有所闕賞罰有不當朕雖側身求應以實卿等各思革正積勿狥倖私務塞災異之原稱寅畏之意又令劉與侍從臺諫兩省官照會仍依今月十二日已降指揮各條

具時政闕失聞奏　二年七月三十日詔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浙水潦有害秋成朕自八月一日避殿減膳思所以應天之實可令侍從臺諫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　乾道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詔比者盛冬之月雷聲震發上天譴告不虛其應惕然警戒深懼朕有失德朝有闕政民有疾苦上奸陰陽之和可令臺諫侍從兩省官指陳咎證毋有所隱　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詔舊制兩省言路之官所以指陳政得失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則救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於封駁章疏不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

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少有未當可更隨時詳具

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全唐文

宋會要

三元觀燈本起於外方之說自唐以後常於正月望後開坊市門然燈宋因之上元前後各一日城中張燈大内正門結綵為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百戲天子先幸寺觀行香遂御樓或御東華門及東西角樓飲從臣四夷蕃客各依本國歌舞列於樓下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城門大道大宮觀寺院悉起山棚張樂陳燈皇城雉堞亦徧設之其夕開舊城門達旦縱士民觀後增至十七十八夜太平興國二年七月中元節御東閣樓觀燈賜從臣宴飲五年十月下元節依中元例張燈三夜

雍熈五年上元節不觀燈躬耕籍田故也後凡遇用兵及災變諸臣之喪皆罷真宗景德元年正月十四日賜大食三佛齊蒲端諸國進奉使緡錢令觀燈宴飲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然燈一晝夜六年四月十六日先天降聖節亦如之天聖二年六月罷降聖節然燈政和三年正月詔放燈五日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景龍門預為元夕之具實欲觀民風察時態黼飾太平增光樂國非徒以遊豫為事特賜公師宰執以下宴及御製詩四韻賜太師蔡京六年正月七日御筆令歲閏餘候晚猶未春和晷短氣寒於宴集無舒緩之樂景靈宮朝獻移十四日東宮十五日西

宮畢詣上清儲祥宮燒香十六日詣醴泉觀等處燒香
上元節移於正月十四日為始宣和六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賜太師蔡京以下應兩府赴睿謨殿宴景龍門燈
續有旨宣太傅王黼赴宴七年正月十八日宴輔臣觀
燈

宋會要

國朝之制每歲正月十一日車駕詣寺觀祖宗神御殿
朝謁十四日始幸諸寺觀焚香是夕還御正陽門樓觀
燈應從駕官俟皇帝登樓座通事舍人引宰臣已下分
班橫行奏聖躬萬福再拜稱萬歲就座進酒如常儀酒
三行皇帝降座臨軒觀燈宰臣以下分班侍座觀燈罷

再拜退皇帝降座還內宰臣樞密以下親王以下學士知制誥待制統軍上將軍使相節度使至刺史三司副使知開封府定例起至三師三公太子三師三少賓客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知雜御史太常宗正卿常侍給事諫議修起居注臨時取旨宣名赴座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至四廂都指揮使准例不座中元下元觀燈御東華門樓如上元儀太祖建隆二年正月上元御明德門樓觀燈召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使端明翰林樞密直學士兩省五品以上官見任前任節度觀察使飲宴江南吳越朝貢使與焉樓前結綵為山樓影燈起露臺教坊樂兩軍陳百戲四夷蕃客各以本國歌舞列於樓下賜酒食以勞之夜分而罷東華左右掖門東西角樓大道大宮觀寺院悉設山棚張樂陳龍燈其夕開舊城門達旦皇城繞堞設燈盌內庭徧設燈檠三年正月十三日詔開封府上元夜然燈罷內前排場戲樂以昭獻皇太后喪制

故也四年亦然乾德二年孝明皇后在殯亦如此制乾德三年正月上元節御明德門樓觀燈名江南兩浙泉州進奏使及孟昶降將悉預會　五年正月十六日詔以朝廷無事年穀屢豐上元觀燈可更增十七十八兩夜自後每至十六日開封府以舊例奏請皆詔更放兩夜　六年正月上元節御明德樓觀燈移御東角樓東華門樓夜分而罷　七年正月十四日幸大相國寺焚香還御東華門名從臣觀燈先是帝自左掖門出乘逍遙輦至明德門外燈山前駐輦閱百戲遂名從官升樓宴飲是歲始自左掖門出由御橋至開封橋觀坊市影戲遂至相國寺過酒戶孫守彬樓少駐輦又至白樊樓觀雜戲遂御東華門是年中元節又幸開寶寺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上元節京城張燈幸相國寺御東華門樓名近臣宴飲夜分而罷太宗朝燈夕前又嘗幸太平興國

寺建隆觀寶相院啓聖院四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以
將有事晉陽故也雍熙二年正月上元節御丹鳳樓觀
燈樓前增設飛丸走索緣竿擲劔之技初夕密雪降帝
顧近臣命賦觀燈夜瑞雪滿皇州詩一章以為娛樂四
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是月十四日為皇姪女雲陽公
主發哀在輟朝五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是月十七日
躬耕籍田故也端拱二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時北面
用兵故也淳化二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以夏州用兵
故也三年正月上元節觀燈特召尚書左右丞侍郎給
事中諫議大夫預宴時吏部尚書宋琪左諫議大夫楊
徽之皆年七十餘帝慰撫之各賜卮酒五年正月上元

節御乾元門樓觀燈時外國藩夷酋長縱觀樓下詔賜
以酒又令太官置大㦸縱其飲至道元年正月上元節
觀燈名司空致仕李昉預宴至道二年正月上元節不
觀燈以十月祀南郊故也真宗咸平元年正月上元節
以諒陰罷張燈二年亦然三年正月上元節京城罷張
燈時車駕北巡駐大名故也四年正月上元節始御乾
元門名從臣觀燈五年正月上元節幸興國寺建隆觀
回御乾元樓觀燈初太祖太宗每燈夕或幸佛寺道觀
焚香還始御樓真宗以啟聖設太宗神御不欲為遊幸
之所故用然燈前行朝謁之禮至望夕乃幸佗寺遂為
定制真宗朝所幸寺觀又增上清宮崇真資聖院景德

元年正月十四日賜大食三佛齊蒲端諸國進奉使緡錢令觀燈宴飲二年又賜交州占城大食國使緡錢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然燈一晝夜皇城四面諸城門不設燈山外餘並同上元例二年正月九日詔上元燃燈所須之物並令官給無假於民委三司開封府糾察二年正月上元節京城張燈帝不臨觀以明德皇后喪制故也三年亦然三年正月上元節不觀燈賜樂工緡錢帛如例以皇娣晉國大長公主發引在近也四年又賜交州甘州進奉使錢二萬皆令館伴使臣引往觀燈館設之五年正月十四日以駙馬都尉吳元扆葬十五日始御乾元樓觀燈七年正

月上元節不觀燈以十五日車駕發赴亳州也八年正月十四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囬御乾元樓觀燈自京師四宮觀慶成之後每歲正月以十四日詣會靈觀十五日詣玉清昭應宮朝十五日或別詣景靈宮十四日或別詣祥源觀九年正月九日詔皇城司上元節須駕囬登樓始得放車馬檐子入正陽門前東西界門幷山樓下觀看天禧元年正月十五日以宣讀天書十七日始御東華門觀燈五年正月上元節觀燈十四日命臣僚朝拜玉清昭應宮開寶寺上清宮祥源觀景靈宮會靈觀其夕帝乘步輦出東華門御正陽門觀燈十三日帝止詣啟聖院餘皇太子行禮前二日又命內侍四人各領兵二百分為皇城四面巡檢乾興元年正月

初一日禮儀院言二月一日正陽門宣制其樓前燈山
已不排設所有諸宮觀望依去年例命皇太子至師傅
臣行禮從之十七日御東華門觀燈皇后皇太子從仁
宗天聖元年正月上元節以諒陰罷觀燈二年亦然
二年六月十六日詔罷先天降聖節然燈　三年正月
十四日詔啟聖院朝謁又幸景靈上清宮大相國寺還
御正陽門召從臣觀燈　四年正月帝以朝謁不可與
游幸同日故用十一日朝謁十四日始幸諸寺觀宴從
臣還御樓觀燈仁宗朝皆然而十四日或别詣會靈祥
源建隆萬壽觀慈孝景德開寶寶相顯聖大清顯寧寺
福聖大乘戒壇院　九年正月上元節御正陽門觀燈

高麗使預焉　明道二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籍田
禮近也　景祐三年正月十八日罷張燈時直集賢院
王堯臣言是日追復皇后郭氏出葬請輟張燈故也
四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莊惠皇太后在殯故也
寶元元年正月上元節罷觀燈以荆王元儼妻晉國夫
人張氏卒也　慶曆三年正月上元節罷觀燈以鄂王
薨故也四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仍停作樂以燕王喪
未成服故也皇祐二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歲饑也
五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嶺南用兵也至和元年正
月上元節罷張燈以溫成皇后在殯也嘉祐元年正月
上元節罷張燈以帝不康故也四年正月上元節以京

城積雪罷張燈縱士庶遊觀仍不禁夜七年正月上元節御宣德門觀燈酒行帝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爾非朕獨肆遊觀也前此諫官以去年水災乞罷觀燈故特此宣諭英宗治平元年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在諒陰故也二年亦然三年正月十四日幸集禧觀景靈宮建隆觀寶相院宴從臣回御宣德門樓觀燈四年神宗已即位未改元正月上元節罷張燈以在諒闇故也熙寧元年二年亦然神宗熙寧三年正月十三日詔罷上元觀燈以楚國公主喪故也熙寧四年正月十四日幸集禧觀宴從臣於齋殿次幸大相國寺還御宣德門樓觀燈七年又幸中太一宮 元豐二年正月十五日詔上

元節車駕登門及行幸燕所並令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提舉幾察三年上元節罷張燈以慈聖光獻皇后在殯故也四年上元節罷觀燈以明州觀察使宗悌卒輟朝臨奠故也七年上元節罷觀燈以魯國大長公主在殯故也八年上元節罷觀燈以上不豫故也先是中書省言上元節欲景靈宮萬壽觀神御殿排設張樂鬧諸宮觀寺院五日然燈作樂及不禁夜不御宣德門諸樂藝人賜物依舊給從之哲宗元祐元年二年諒闇三年正月十四日以陰雪罷上元節游幸四年正月十四日御宣德門召從臣觀燈紹聖元年二年宣仁聖烈皇后喪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崇寧元年諒闇崇寧五年正月

十一日以彗星現于西方大赦天下避正殿減常膳元夕不御樓大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詔來歲上元節以行皇后園陵禮畢所有御樓觀燈可罷唯幸宮觀燒香為民祈福齋殿不作樂止宣臣僚坐賜茶開宮觀寺院不禁夜放庶士燒香許民間點照　政和三年正月十一日詔放燈五日自二十一日為始先是以秦冀國大長公主之喪降旨更不觀燈太宰兼門下侍郎何執中奏祖宗朝曾展觀燈日數而近年因雪亦曾展日欲乞特展放燈日以盡衆庶歡欣傒望之意乃有是詔

宋會要

宋太祖建隆三年七月四日詔禁諸州中元張燈六年七月中元節詔京城張燈三夜其夕帝御東華門樓名

近臣宴飲夜分而罷（正門不設燈山餘如上元之制自是遂以爲例）開寶四年七月中元節京城張燈車駕不出臨觀（五年中元節亦然）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中元節御東角樓觀燈賜從官宴飲三年七月中元節詔有司於淮海國王府前設燈棚陳妓樂女舞是時錢俶始來朝故也四年中元節猶在師行罷張燈六年七月中元節不觀燈端拱二年七月中元節不觀燈以彗星見故也淳化元年中元下元張燈

宋會要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九月十八日詔開封府下元日依中元例張燈三夜雍熙二年十月下元節張燈賜近臣宴於樞密使王顯第夜分命中使以御製詩一章賜

之三年下元亦然其後每燈夕皆命中書樞密分往大寺觀焚香訖就寺中賜會四年十月下元節不觀燈時十五日以乾明節大宴故罷之端拱元年下元亦以十日大宴罷觀燈端拱二年十月下元不觀燈以旱故也淳化元年六月三日詔罷中元下元張燈遂為故事自此始也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詔天慶節聽京城燃燈一晝夜皇城四面諸城門不設燈山外餘並同上元例

帝系

帝治守法

宋會要 守法

內降再任以不應法而止 建炎四年九月內降監御廚潘續特令再任三省檢會續係添差法不當再任宰臣奏如欲令再任當特旨更添差一次上曰既不合再任則不須與若更添差則人得以援例而廢法矣 不以戚里有過而廢法 紹興元年十月進呈惟勘偽告身文字事連潘思永上曰思永雖戚里即有過安可廢法于是令罷閤門職事就逮秦檜退而歎曰卓哉此舉聖政

以中制法削法行 三年上謂呂頤浩曰為法不

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不禁蓋朕嘗語徐俯異時言中有所禁切令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六曹以例決事　四年八月權吏部侍郎胡交修等奏契勘近降細務指揮內一項六曹長貳以其事治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夫以例決事吏部最為繁多因事旋行檢例深恐人吏隱匿作弊與七司各置例冊凡勅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編之令法司收掌以待檢閱詔依之臣升之釋曰慶歷三年富弼謂近年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

守使為例施于天下咸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剗革盖不務謹守成憲而凡事許以援例兹碩弊所由生而弼之所深慮也呂源增釋總論謂景祐親政小大之臣不能丕變朝廷命令之地刑賞之施合取進止率旨引例以決重輕往往出于堂吏之手則天子威權悉制于例非祖宗獨斷之意也由是言之守法不謹而牽于用例非一日矣　紹興四年常因權吏部侍郎胡交修等奏無條例者酌情裁決謂以例決事吏部最為繁多盖深慮人吏之隱慝之弊而聖政史臣所謂稍知任人之重而救吏强之弊也九年御史中丞勾龍如淵抗論謂藝祖受命之初睿斷英發動以便宜從事而法令

之在天下何其簡也累聖相承講求備具凡載在官府者有嘉祐熙豐政和勑令陛下即位以來有紹興令本末相參纖悉備具凡人情有疑而事之難決者揆之于法鮮不在焉粵自艱難以來有權一時之宜而行之者有朝廷一時特達而行者有出州縣一時利害而申明者有出百司庶府一時務為人情而不恤後患者事既一行遂引為例而法令之外又雜例而行始不勝其繁矣夫例之為害有四法令已繁而復援例是非叢棲不知所出一害也其始有司所行本非得已互相攀引取若探囊而官日增費日廣貲日濫二害也吏人私自記錄隨事而售甲理會某事則曰有某例乙理會某事則

曰有某例既得此例而許之也所憤或不如所欲則又持他例之不可者曰之官曰某例雖可用然有某例以衡之吏强官弱賄賂公行三害也甲令所載本有定法或緣官司特行一事後來循吏置法用吏四害也欲望特降指揮將官司應干行過舊例委官捜檢並行架閣并吏人私所紀錄者限十日許令首納盡行燒燬仍明飭有司令後一切依法令從事而許事之人敢輒引例者官員徒一年百姓杖一百科斷並亦深有見于用例之弊不容以不革也

乾道元年五月詔告天下以旁緣出入引例為弊失刑政之中其刑部大理寺例冊令封鎖架閣更不引用矣

二年又諭執政當謹法令毋

創例害法臣以斯言推之則當時之事必無牽制于例之患謾曰久用之例不容盡廢也亦決不至聽其出沒變化于吏胥之手矣　抑戚里恩戰士不以私恩廢公法　六年五月户部論潘思永添破食錢不應格法上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之何謂不便民之事不去申嚴無益　七年十日上曰昨日降出劉瑜論十事皆民間疾若可擇其當行者行于是鼎等曰所論皆善然從法令已詳悉當申嚴行下上曰止申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于民者為害　立法不貴太重而貴力行　十四年正月進呈楊存中乞判本軍未判字人以防諸處互相名冒仍乞嚴行約束秦檜奏舊有二法一名刺軍人

並行軍法此太重難行一立賞許人告犯人請給計贓坐罪將校佐取旨乞依此施行上曰甚好主法不貴太重而貴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矣聖政史臣曰王者明以法示人使人知避而不敢犯也且人有不幸而罹于法王者往往有所不忍而法遂不行焉何也是太重之過也夫欲重則必難行欲行則不必重設之太重而行之不顧此惟商鞅能之聖人不能也　謂法令奉行不虔申嚴無益　二十四年三月進呈臣僚上言州縣不依法即時過割稅租有害于民事有司供到見行條法指揮命申嚴行下上因言法令固在如官吏奉行不虔雖申嚴行下終亦無益為知州者須更歷民事通曉

利病者為之因命監司以時檢察有不如令按劾以聞
用法之公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乙丑詔文州刺史
知閤門事孟思恭奉使受賂可罷見任牟末諫議大夫
任古奏思恭奉使受賂而朝廷不能正其典刑止罷見
任夫人之有過而不能治在國法為可廢國之有法而
不能施在朝廷為可羞而道路之言以謂其與滋火動
則窒礙若其果然願陛下澄源塞流使斯輩貪利敗國
之心潛銷于冥冥之中則專對于外可以無辱命之憂
乃降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　給舍繳論王繼先經赦
恩法並用　九月給事中金安節等奏奉聖旨福州居
住致仕王繼先已經大赦可令任便居住臣竊以聖人

用法常以天下為心罪之宥之一用公議王繼先罪惡稔積羣情久憤太上皇帝用公議逐之天下稱快原其罪狀當屏遠裔而近居閩中為幸已大曾幾何時遽用恩赦許其從便殊駭物聽欲乞寢罷令任便居住指揮

詔王繼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聖政史臣曰

聖人之治天下恩與法並用而後可以相維于無窮蓋偏于法則無以開天下自幸之路而偏于恩則無以杜天下僥倖之門諸葛亮曰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二者未嘗便之偏勝而已王繼先罪惡稔積太上以公議逐之此法也壽皇登極引大宥之文許之從便此恩也而給舍猶以為未厭公議于是裁之以聖斷曰王繼

先依赦任便居住不得輒至行在一以開其自新之路使之知朝廷之恩一以杜其僥倖之門使之不敢玩朝廷之法御天下之道至是無餘蘊矣

責守法懲依違

隆興元年四月詔有司所行事件並遵依祖宗條法及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指揮更不得引例及稱疑似取自朝廷指揮如敢違戾官司重作施行先是紹興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因臣僚上言乞詔三省大臣凡四方奏請送有司令各以成法來上其不以實而依違遷就者主典科違制之罪長吏以不職免所居官臺諫常切覺察得旨依奏令三省六曹遵守至是臣僚復論吏舞文曲說檢會元敕奏上故有是命

用法

不用例曉告天下　乾道元年五月詔法令禁姦理宜
畫一比年一來旁緣出入引例為弊殊失刑政之中應
今後犯罪者有司並據情欵直引條法定斷更不奏裁
内刑名有疑令刑部大理寺看詳指定聞奏永為常法
仍行下諸路遵守施行其刑部大理寺見引用例冊令
封鏁架閣更不引用仰刑部遍牒諸州大字出榜曉諭
舊無條法之事不可創　輔臣奏昨日傳旨詢問醫
官換授授事吏部供並無條法惟有王繼先以特恩換
授上曰伎術官自是不許換授洪适等奏陛下欲推恩
一小臣亦須問法上曰正恐批出又不可行舊有條法
之事豈可創卿等亦當如此适等奏陛下如此遵守法

六年八月呂游問進對論祖宗成法旨言事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度臣等豈敢輕違三尺寶訓　諭執政毋創例以害法

二年四月上諭執政卿等當謹法令無創例以害法如香華熏局之類切不可放行　欲增宮人俸顧祿令不可而止　八月進呈內東門司申內人紅霞帔韓七娘得旨轉郡夫人依外命婦支給請受據戶部供除紅霞帔逐月有請受外外命婦郡夫人即無祿令魏杞等奏豈有加封而反無請俸者上曰祿令如此朕不欲破例此事且已朕集中自理會也聖政使臣曰壽皇聖帝欲為一宮人增俸顧祿令不可而止則其重爵祿守法令之意可以類推矣　謂言事未必盡知利害便欲更張　欽定乾道新書　十月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臣

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政勑令時有蘇威者每欲易其條目德林請于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以軍法其亦不仁甚矣仰惟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勑旨緝而修之越歲書成反覆叅訂遍以奏御而丙夜之覽尤為詳悉其間有未便于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朱黃識之還以下諭俾流奏以聞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肦行欲望播告中外惟新書是遵上曰朕已自看一遍亦異乎隋高祖之事矣于是詔從之聖政使臣曰法之未成也議之貴乎詳法之既成也守之貴乎堅故今日議法之詳所以為異日

守法之地也議論講明一或不審異日雖欲信而必行之有不可得矣乾道新書卷帙而為不多而壽皇丙夜遍覽弗倦朱黃識之多所改定而後頒行議法之詳如此所以為萬世法

祖宗法度　七年二月侍講張栻輪對奏本朝治體忠厚仁信為本因及熙豐元符大臣上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人合改變耳

改法宜審于初　十一月虞允文奏舊法黃甲不曾到部人在銓試下等人之上上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如加詳審于初則免改更于後也

謂僥倖之門由上自啟　九年宰臣梁克家奏龍雲陳師亮添差于指揮有礙上曰卿等如此守法甚善又又曰僥

倖之門蓋在上者多自啟之故人生覬覦心講畫一之
法貴在能守寶訓　法度須是上下堅守　淳熙二年
六月進呈內降李顯忠奏陳乞女夫添差東南第四副
將趙鼎差遣奉御筆再與前任差遣緣無甚恩例有礙
近降指揮上曰卿等合如此理會既礙指揮則已大凡
法度須是上下監守　謂法令明備守之自足為治
閏九月進呈淮南轉運司申濠州鍾離定縣巡檢景成
令再任上曰祖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郡守方許再任
景成雖有勞効已經再任不欲以小官差遣壞祖宗成
法因論及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法令明備講若畫一儻
能守之自足為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　諭輔

臣遵守法度　輔臣進承諸司薦舉劉三傑緣係初改
官人近制合作縣乞與堂除一知縣上曰得卿等守
法度如此甚善間有內降朕初無心不厭卿等來理會
國家或有大事須賴謀猷平居無事且當遵守法度寶
訓　內批誤用未經任人輔臣有請而止　輔臣進呈
內批劉球勳臣之後可差充諸州簽判輔臣奏球未
經內有礙堂除上曰此劉光世孫可特堂之次日中使
至龔茂良私第傳旨宣諭昨日劉球差簽判指揮更不
須行方進呈時誤認未曾經任之意反覆思之此除正
礙近制不可廢法寶訓　親定淳熙法冊　六年八月
進呈勑令所重修淳熙法冊御筆圖記戶令內驢駝馬

舟船契書收稅上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算
及舟車之言辛丑進呈戶令內有戶絕之家繼絕者其
家財物許給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上曰國家財賦
取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産及二萬貫者
奏裁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趙雄奏似此者欲悉刪去
上曰可悉令刪去九月丙寅進呈捕亡令諸捕盜公人
不獲盜應決而願罰錢者上曰公人捕盜不獲許令罰
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此等條令可令刪
去丁卯進呈賞格內有監司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
上曰祖宗時取于民止二歲而已今有合買及經總制
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于民也又

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于民朕誠不忍也可悉刪去此賞格超雄等奏立賞以誘之錢愈多則賞愈厚俗吏惟賞是圖侵漁苛斂無所不至今聖慈刪去此等賞格斯民被實惠廣矣上曰朕不忘恢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國用既省則科斂民間諸色錢物可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雄等奏聖念及此天地鬼神實臨之必有陰相以濟大業聖政史臣曰壽皇萬機之暇無他嗜好勅局所修條令皆勤一覽去取之間輒經御筆竄定臣嘗觀算及舟車之訓而知聖人之遠慮觀縱盗受財之訓而知聖人之淵識觀有心利其財物之訓而知聖人之大義觀設賞誘多取之訓而知聖

人之至仁

詳審不輕變法

七年五月進呈廣南路經略安按轉運提點刑獄司狀準指揮以本路奏請乞將湖南宜章臨武兩縣割屬廣東連州再委官詢訪審究二縣委不可割欲望特降指揮下湖南漕憲司只令仍舊上曰不若仍舊豈可輕更易狀向來見陳獻利害聽其一時之言似乎可行輕欲更改邇年以來惟務詳審未嘗輕變一法蓋天下之言來之欲廣而聽之在審

諭士大夫改正罪名

輔臣進呈勅令所删定官郭明復奏有犯入枉法自盜贓抵罪乞不許改正上曰仕大夫陳乞改正罪名不必問其所犯輕重但委有寃枉則雖重罪亦不可不與改正若所犯得實雖是公罪亦

難改正　法令不必申明但按劾違法者　輔臣進呈福建提刑司奏乞下本路州縣不得存留罷役公人充耆長上曰法令自明但州縣奉行不虔耳今更不必申嚴可令將違法知縣按劾以聞只行遣一二人則諸路州縣自不敢不遵法令

自守法不敢開倖門　輔臣進呈伯圭劄子門客不理選限登仕郎恩澤乞理選限上曰于法如何趙雄等奏在法不許上曰每自守法不敢開放若違常法以開倖門則援例干請不已將何以阻之

違戾當行遣不降指揮　十三年八月進呈朱緩奏乞約束州縣不得擅行苗税折納價錢王淮等奏莫更申嚴上曰不須得事貴簡而嚴若煩徒為文

具進呈約束諸路納義倉米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遲戾
自當行遣令後更不降指揮　已上三十事兩朝嚴于
守法務在必行之　臣升之釋曰維持國家在于法守
國家之守在人國有上立法而上自不守者有前人立
法而後不守者有上欲守法而下不能守者有下欲守
法而上不容其守者徇情牽制則以私意敗法隨事變
更則以用例棄法命令不一則以無信玩法束吏弗嚴
則以舞文害法威斷不立則以姑息廢法甚哉守法之
不可謹也大禹謨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
淫樂則不能謹守憲度也旅獒曰不役耳目百度惟正
欲其內有所主不至徇外而解棄繩墨也無逸曰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欲其一陟一降秩然有天則不可亂守也
大誥曰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于
法謂治定國當遵守成憲況多事之時尤不可輕易變
更也詩六月之序曰魚麗廢則法度缺傷其治內治外
之政不舉而綱紀文章文爲之蕩然也易之雷電噬嗑
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懼其無威明不足以謹法也祈招
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言其法度精純愛民
如金治而不竭其力也語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
行焉言數聖人相繼有天下未有無法而可行者也孟
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
義小人犯刑蓋惟夫上不以義理度量事物而制其宜則

下亦莫能以法度自守也國朝立法以洗晚唐五季之
末習歷變多而慮患深持心厚而禁防簡藝祖剏之
太宗增備之真宗遵承之咸平景德之際固無督于前
朝大中祥符以來稍稍漸異祖宗之制迨天聖明道十
餘年間東朝垂簾姦倖始肆雖景祐親政紀綱稍肅而
積習用例祖宗躬親聽斷之意浸以不復弊法不除頽
綱不整非所以守基圖救禍亂此富弼所以有請而三
朝政要之書所由所也高宗深懲禍亂之源慨念吏張
之獘凡前日法度之廢者無不復謹存者無不舉當行
者無不中明遵守惟恪慮夫法太重而難必行則立法
貴乎中慮申嚴未必濟事則去其不便于民者慮官吏

奉行不虔則命監司檢察按劾應法禁之所不戢則謂自公卿貴戚皆當以身帥之不以特旨廢法不以私恩廢法不以戚里廢法此高宗所以為善守法孝宗守之尤嚴嘗謂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法令明備講若畫一儻能守之自足為治又曰大凡法度須是法度堅守又曰國家或有大事須精謀猷平居無事且當遵守法度凡此者皆嚴于守法之意而其所以守之則有道矣蓋守法所以不堅者必自上始嘗謂每自守法不敢放開若違常法以開倖門則干請不已何以止之故雖欲增一宦人之俸顧祿令不可而止欲與以未經任僉判以礙近制而止欲與一滑郎低應差遣以指揮不應而止既

侍門不開于上可以守法矣又慮公卿大臣之不然共堅所守也則又諭大臣曰卿等如此守法甚善公卿既相與堅守矣又慮並緣出入引例爲弊以失政刑之中則詔犯罪者有司並據刑欵直引條法定斷凡例冊封㯓架閣更不引用既已曉告天下又特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敕旨緝而修之反覆參訂兩夜之觀尤爲詳悉其間有未便于人情未安于聖心者莫不朱黃識之損或可疑必加改之其淳熙法冊下至户令內驢馳馬舟船具書收訖無不釐正聖政文臣釋之云觀弃及舟車之訓知聖人之遠慮觀縱盜受財之訓知聖人之淵識觀有心利其財物之訓知聖人之大義觀賞誘多取之

訓知聖人之至仁其講明無憾可以百世共守之矣猶慮言事者之未必盡知利害而輕欲更張則曰通年以來惟務詳審未害輕變一法又曰改法不當終有窒礙不如加詳審于初則免改更于後既又堅守不輕變矣而下之人猶有不相與守之者則黜責行焉于是長吏以不職免所居官主典以違制科罪違戾去處便行取問奉行不虔之州縣便許按劾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書因進呈陳居仁劄子上曰令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精卿等留意卻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又進呈司農寺分委西倉糴米上曰此等文字便可劄下凡指揮須教人信若玩瀆何補于事當取其大者

要者留意小事姑從潤略又曰少降指揮不惟事𤍠又且人信當時議論大抵貴信不貴輕改貴要不貴煩瀆如是而法不行未之有也故曰朝廷不必變法能以實意守法可也士大夫不必議法勿以私意敗法可也